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二四七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史傳

第四十七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藏書

目
錄

目
錄

道命錄續	宋・李心傳 編撰	元・程榮秀刪補		一
五朝名臣言行錄	宋・朱熹 編撰			五三

道命錄卷第七下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

臣熹言、臣前任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月劄子節文、臣僚論臣罪惡、乞賜睿斷、褫職罷祠、奉聖旨依、臣已於當日謝恩、祇受訖者、罪多擢髮、分當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逮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丹書、鑄延閣論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爲輕典、允賴洪私、捧戴奚勝、感藏曷喻、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帷幄、略無可紀、足稱所蒙、暨遠去於朝行、即永歸於農畝、然猶賦之佚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實在清流、容廁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追悔尤、乃弗謹於彝章、致自投於寬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交駭聞聽、凡厥大譴、大呵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亦乃群情之共棄、而臣憤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略首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薄罰、稽眚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衰涕之易零、已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冥頑、獲逃竄殛、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

省劄始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翊日、諸生乃知有指揮、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誣也、



晦庵先生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謝表

臣熹言。臣昨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僚奏臣罪惡。乞與褫職罷祠。奉聖旨。依劄。臣照會。臣即於當日望闕謝恩。解罷職名。仍奉表稱謝去訖。今復準都進奏院遞到告命一道。付臣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者。彈文上徹。已倖免於嚴誅。詔墨下頒。復寵加於明訓。閱時既久。祇命惟新。感極涕零。懼深首隕。伏念臣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僞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罔功。旋即便安。復未能於寡過。致煩重劾。盡掎宿愆。謂其習魔外之妖言。履市廛之汙行。有母而嘗小人之食。可驗恩衰。爲臣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禮闕。以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官之地。而改爲僧坊。諒皆考覆^②以非誣。政使竄投而奚憾。不虞恩旨^③。乃誤保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居於散秩。慙璽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視要囚詎止於旬時。蓋存遷就。逮數惡難從於末減。猶聽省循。口誦以還心。銘敢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兼覆載。明極照臨。作福作威。總大權而在己。曰賢曰佞。付公論於得人。謂罰刑固足以懲姦。而播告豈容於匿指。式敷顯號。徧警具僚。臣敢不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年齡晚晚。雖悲後效之無期。肝膽輪囷。尚喜孤忠之有在。誓堅死守。覲答生成。

先生獲罪之後。黨禁益譁。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校。皆爲厲禁。奸貪狼籍。暴慢恣肆之徒。紛紛竝起。填塞要途。士知務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姍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爲輟。時多勸先生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先生笑而不答。



先生與祝汝玉書云、某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狐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卻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免也、季通徒步上道、令人愧歎、昨日又聞有毀學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邪、可付一大笑也。

言者論廷省魁兩優釋褐皆僞徒不可輕召

臣僚上言、臣伏見近日僞學荒誕迂闊之說徧天下、高官要職、無非此徒、陛下灼見其姦、特詔非廷試、省試與兩優釋褐第一人不除職事官、可謂公選矣、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三溫人、預說試題、陰通私號、所謂狀元省元與兩優釋褐者、若非私其親故、即是其徒、若專守此格、恐僞學之徒展轉滋甚、伏望明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取進止、六月一日、奉聖旨依。慶元三年上

據進奏院報、是日宗正寺主簿楊寅輪當面對、而寅以閏六月十二日除秘書丞、前固未有此比、五年三月、又以著作郎引年告老、除直秘閣、主管雲臺觀、恩數尤異、先是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竝於奏牘前聲說不是僞學、如是僞學、甘伏朝典、又有大理司直趙裒然者、乞自今權臣之黨、僞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事已行、至是寅復有此請、左宣教郎錢文子字文季者、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乃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人多稱之。

劉三傑論僞學黨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

朝散大夫劉三傑奏、今日之憂有二、有邊境之憂、有僞學之憂、邊境之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

論若夫僞學之憂姑未論其遠請以三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始有張栻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噓枯吹生人爭趨之可以獲利栻雖欲爲義而學之者已爲利矣又有朱熹者專於爲利借大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拜則以爲顏閔得一語即以爲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忌憚矣然猶未有在上有勢者爲之主盟已而周必大爲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爲無顧忌大言而能變亂黑白也遂誘而寘之朝列卒藉其力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留正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何反藉其黨與心腹至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祿甘爲鷹犬以覬幸非望故或駕姍笑君父之說於夷虜或爲三女一魚之符以惑衆庶甚至因風雷不時之變則以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有如劉光祖因陛下未登極群情洶洶之時則詐傳隆慈有旨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有如徐誼其他扇妖造怪不可勝數蓋前日之僞黨至此變而爲逆黨矣賴陛下聖明去之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今此曹潛形匿影日夜伺隙雨暘稍愆則喜見顏色聞虜國侵擾之報則移於吾之君父此如鬼蜮百方害人防之不至必受其禍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其習僞深而附逆固者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爲國家用其他能革心易慮則勿遂廢斥使之去僞從正以銷今日之憂取進止閏六月六日奉聖旨依

慶元三年上

劉三傑者嘗爲監察御史未三月以憂去免喪入見因上此疏侂冑大喜即日除右正言明年九月除侍御史又明年七月遂除兵部侍郎

姚愈論姦僞之徒盜名欺世乞定國是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姚愈奏。臣竊見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創爲道學之名。竊取程頤、張載之說。張而大之。聾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令弟芸、援韓維、謫筠州。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假借元祐大賢之名。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輔如司馬光輩。其肯陰蓄邪謀。窺伺神器。自謂夢壽皇授鼎。白龍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輩。其肯阿附權臣。妄謂風雷之變。爲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如劉光祖者乎。其肯當揖遜之際。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以助汝愚之爲姦。如徐誼者乎。其餘百職事。如秦觀輩。其肯推尋宗派。以爲汝愚乃楚王之裔。宜承大統。如游仲鴻者乎。其肯獻佞汝愚。以爲外間軍民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謂汝愚爲壽皇養子。張致遠。陰受汝愚指教。圖兼兵柄。如此之類。見於論疏。不一而足。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祐之黨。如彼。而今僞黨如彼。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僞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仍乞宣諭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凡進退人才。宜各堅守正論。無惑邪說。以定國是。取進止。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依。慶元四年上

先是趙丞相得政。首擢左司郎官徐誼。子宜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紹熙五年八月也。十一月除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丞相罷。子宜上疏請留之。子宜亦罷。既而胡紘論趙公十不遜。謂子宜嘗欲以兵衛上皇過庭。號爲紹熙皇帝。又公然告人。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坐是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慶元二年六月上。始得子。太皇太后命禮部太常寺、國史院討論典禮。

校書郎陳峴壽南以爲可因此還流人之在嶺外者同列難之已而用七月十一日德音移子宜袁州安置至是子宜之弟芸援韓持國貶筠州例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故愈上書詆之疏中所謂授鼎登天乃何澹劾趙丞相章中語也劉光祖德脩初爲趙丞相所引上受禪之五日外除司農少卿至則除起居舍人後月餘兼侍講又數日遷起居郎爲監察御史劉德秀論罷今天動威乃其年閏十月應詔上書之文也始趙丞相之人蜀也游仲鴻子正爲幕賓及秉政子正自幹辦審計司改監登聞鼓院趙丞相罷政始除將作監主簿慶元二年五月出知洋州沈有開應先嘉府舊僚本留丞相所引上即位之八日趙丞相自著作郎授爲起居舍人兼侍講九月遷起居郎以言罷沈清臣正卿莊士也紹熙初爲秘書丞被章去張致遠者武舉進士也何澹言其嘗乞以趙丞相兼樞密使慶元元年十一月罷江西兵馬鈐轄又用監察御史張伯垓言罷祠姚愈者字次韓平江人闕曾孫也中進士第浮湛州縣紹熙二年秋纔監尚書六部門四年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司農寺丞慶元元年夏兼權右曹郎官俄改駕部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尋兼侍講三年除右諫議大夫踰年乃上此奏侂冑大喜遷愈兵部尚書五年七月拜御史中丞會其病甚遂自請祠去

諭告僞邪之徒改視回聽詔書

朕惟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類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



窺伺間隙、毀譽升降、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於竊附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殄、今焉自作弗靖、意者漸於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狃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執政、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以其各改視回聽、毋得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無赦、布告天下、毋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慶元四年五月十三日下

劉三傑既論留丞相引僞學之罪、送邵州居住、言者又論僞學之禍、望申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又用新知綿州王沆言、自今曾受僞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竝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蓋前此已有旨、奏舉改官人、竝令聲說不係僞學、如係僞學、甘伏朝典、故沆又有此請也、吏部侍郎黃由子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起居舍人費士寅戒父新爲侂冑所愛、亦引蔡京文德殿碑事爲侂冑言之、沆議遂格、至是姚愈又加詆程、張二子之學及趙丞相諸人之罪、乞下明詔、播告天下、乃命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如所請焉。

呂泰然論不當立僞學之禁

九月十一日、進士臣呂祖泰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何人也、徒以侂冑童孺之師、蠟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

廝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廝役之周筠者乎。其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陛下亟誅侂冑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惟陛下亟圖之。臣昧死再拜。

先是姚愈乞降詔戒飭僞邪之徒。溫人有爲薛叔似象先。葉適正則地者。以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之說。惑侂冑。乃起象先。正則典州郡。象先嘗爲戶部侍郎。正則太府卿。淮東總領。皆坐趙丞相累罷斥者也。直寶文閣丁逢。自四川茶馬召歸。人見極論元祐調停。建中調和之害。且引蘇文定。任忠敏之言爲證。宰執京鎗。何澹大然之。乃留爲軍器監。會直秘閣劉光祖。德脩作涪城縣學記。有云。世方以道爲僞。而以學爲棄物。又云。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宜謹其所先。人以待豪傑之興。張釜時爲右諫議大夫。即論德脩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慢上。五罪。詔德脩落職。房州居住。祖泰字泰然。於子約爲族弟子。約既貶。慶元二年。以生皇子德音。移筠州居住。四年秋。卒於貶所。明年僞學黨事作。泰然不勝其憤。乃擊登聞鼓上書。此其大略也。陳自強者。侂冑童子師也。慶元二年六月。自選人除國子正。至是已爲右諫議大夫。蘇師旦者。侂冑書佐。周筠者。侂冑家蒼頭。皆補右職。徑用爲要官。故泰然書中及之。書人侂冑大怒。會方祀明堂。故不治。明堂禮畢。有旨。泰然挾私上書。語言狂妄。送連州拘管。右諫議大夫程松奏。祖泰有當誅之罪。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投之遠惡。有旨。令臨安府從杖一百。真決。免刺面。配欽州牢城收管。泰然了無懼色。既至。

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汝試言吾且置汝泰然笑曰公何問之愚邪吾固知必死而
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泰然曰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
風喪心爾周益公時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居吉州監察御史施康年覺察祖泰所上書及
周必大姓名且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必大制降益公爲少保依舊致仕侂冑死今史丞相得政下
欽婺州求祖泰所在會祖泰自歸詔補上州文學俄改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嘉定四年丁內艱
無以葬來中都謀於諸公間遇寒疾死年四十八

僞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 右丞相

留正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王藺 潭州帥

周必大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 煥章閣待制

徐誼 知臨安府

彭龜年 吏部侍郎

陳傅良 中書舍人

薛叔似 戶部侍郎

章穎 兵部侍郎

鄭湜 刑部侍郎

樓鑰 吏部尚書

林大中 吏部侍郎

黃由 禮部尚書

黃黼 兵

部侍郎

何異 禮部侍郎

孫逢吉 吏部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 起居郎

呂祖儉 太府寺丞

葉適 太府卿

楊芳 秘書郎

項安世 校書郎

李棗 校書郎

沈有開 起居郎

曾三聘 知穎州

游仲鴻 軍器監簿

吳獵 監察御史

李祥 祭酒

楊簡



國子博士

趙汝讜監左藏庫

趙汝談淮西撫幹

陳峴校書郎

范仲黼著作郎

汪達司業

孫元卿國子博士

袁燮太學博士

陳武國子正

田澹宗正丞

黃度右正言

詹體仁太府

卿

蔡幼學福建提舉

黃灝浙西提舉

周南池州教授

吳柔勝嘉興教授

王厚之江東提舉

孟浩知湖州

趙鞏知揚州

白炎震成都通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

范仲壬知金州

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端朝

張道

林仲麟

蔣傳

徐範竝太學生

蔡元定

呂祖泰

先是大比漕司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於後。有柴中行者爲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幼習易讀程氏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又婺源程洵允夫晦庵先生內弟就學于晦庵再調廬陵錄參與新史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僞學之流等語洵與晦庵書曰某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然黨籍中不見其名故附注之。

言者乞虛僞之徒姑與外祠使宿道向方

臣僚劄子奏臣聞主權貴乎尊嚴君德貴乎廣大非尊嚴辨治之極則無以見其廣大之德昔郭解以任俠行權用睚眦殺人漢法不赦夫郭解匹夫也任俠鄙事也其奔走用命者市井姦猾也其取名也



卑爲害也。小漢臣之議，乃置之不道。處之極典，後世不以爲過者，惡其以匹夫之身而干人主殺生之柄也。今姦僞之徒，假正以行汙，背公而死黨，口道先王之語，而身爲市井之事。方爲逢掖，則高揖虛拱，盜聲竊響，相附麗以爲名。及汙簪紳，則乘隙抵巇，干寵媒進，相朋比以爲利。喜人同己，則握手笑語，結爲死黨；怒人異己，則磨牙搖毒，陰肆搏噬。公取人主之福威，以私一己之好惡，升沈在其牙頰，與奪自其胸臆。所締結欲以爲助，則美官要職，不次超躡；異時傳宣出於宰屬，舉留出於臺諫，惟報私恩，不顧事體。彼此販易，有同市道。黨魁磨軋，攘奪相位，倏去忽來，視府第如傳舍，既抑復予，等典章爲棄物。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如秦越之視肥瘠，邈然不以介意。有時失勢，則詭形匿影，呼嘯儔侶，以圖報復。此愛君憂國之人，所以當食息欲深絕其根本也。恭惟陛下如堯則天，若文籲俊，自即政之始，建中去陂，以絕偏黨之害。崇雅務實，以開衆正之路。向來僞徒，其大者已屏斥禁錮，用懲首惡；其次者亦投閒置散，使省愆咎。聖斷神運，雷動風行，是非黜陟，一聽公論。蓋亦爲天下計，爲後世計，以義行仁，用嚴致平，使已往者得以悔過，方來者可以遠罪。融會黨偏，咸歸皇極，聖德廣大，可見於此。然安有危機，治有亂萌，彼僞徒失勢，弭耳帖伏，譬如蛇虺遇冬。而泰之世，內君子，外小人，以成小往大來之吉，亦當察泰之朋陂，尚中行，以戒城復於隍之漸。矧惟陛下御極於茲六稔，熟知情僞，洞見邪正，而又臨朝宣諭大臣，用公正之士，黜處僞之徒，足以見聖意之所在矣。今之邪朋，待之已輕，恩可謂深，德可謂厚。其回心向道，洗濯自新者，欲乞明詔大臣，仰遵皇祖之訓，姑與引錄，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有長惡弗悛，負固不服，甘爲聖時之罪人者，必重寘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悉爲皇極至正之歸，以成聖明。

極辨之治。疏遠小臣。妄議大計。惟陛下財幸。取進止。十二月十三日。奉聖旨依。慶元五年上

僞學之禁。雖出侂冑。而力主其說者。宰執京鎧。何澹。臺諫劉德秀。胡紘也。至是。德秀。紘皆去。侂冑亦稍厭前事。凡以僞學得罪者。往往奉祠補郡。而或者又以建極之說。投之。小人懼其事之變也。故復令言者以辨治爲請。然經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蓋皇者君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極至之地。以爲天下之標準。周公所謂以爲民極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訓之。而後世因之。遂以爲含容姑息。善惡不分之目。如曾布之建中。王淮之皇極皆是也。然自侂冑主建極用中之論。而學禁漸弛。一時廢絀之士。稍稍牽敘。議者亦以爲幸焉。

言者論僞徒會送僞師朱某之葬乞嚴行約束

臣僚上言。臣風聞四方僞徒互相嘯呼。期以一日聚於信上。或傳欲送僞師之葬。或傳欲哭僞師之野。蓋僞師朱熹居於建安。信爲中路。其身已歿。其徒不忘生則畫像以事之。歿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聚會之間。必無美意。亦無佳語。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事之得失。人有一喙。喙有一說。固非一通寒暄。一敘間闊而已。特假送葬哭野之名爾。臣聞此徒盛熾之時。寬衣博帶。高談闊論。或沈默不言。則其口似瘖。或蹁躑不趨。則其步似蹇。冠以知天時。儒者事也。彼獨婆娑其巾幘。而爲不正之冠。履以知地形。儒者事也。彼獨華巧其綦紬。而爲不正之履。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此儒者正論也。彼則肆爲異論。以毀其正論。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此儒者正道也。彼則肆爲非道。以攻其正道。猶且譏謔然。是何異盜憎主人邪。至今人心之迷未悟。學者之疑未釋。皆是此徒肆爲議論。肆爲非道。有以浸淫乎。



人心聾瞽乎學者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晦而不明塞而不通是誰之過歟甚者初爲僞徒投香納幣陳款獻書願執弟子禮惟恐其不納既而棄學排詆其說謂非其黨追逐時好以干仕進者尤可怪也臣又聞之異時僞師假儒道以文姦言挾虛名以欺世俗往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往湖南則湖南之徒盛以臣所聞則湖南爲尤甚蓋一時作帥嘯呼如意其徒百人又從而往盡館於郡下遇夜三鼓後即大開譙門延之而入聚於一室之內僞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以授其徒或更相問答或轉相辨難或吟哦怪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人定之狀至於遇夜則人至曉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意在於獵富貴也則語人曰富貴非吾願意在於釣功名也則曰功名非吾志其徒有在選調者僞師一緘必取一薦有不待旬月而及格其徒有在卑官者僞師一語必遂一遷有不待年歲而上達有爲寄居而求爲當路之權攝以厚其橐有爲士人而併得數州之餽遺以富其家其居官也有公家之常賦或擅放之以市私恩有屬吏之無罪或文致之以快私忿甚至居公輔之位不肯負荷大事而輕去朝廷處危疑之時更相從與異議而幾危社稷惡之大者爲狼爲虎惡之小者爲蜂爲蠆均之害人如此之類不可勝道今乃聚於信上所談者何事所主者何意無非溫習其故態鼓扇其姦兇窺伺事端睥睨世故相率而爲僞也昔孟軻氏七篇之書皆言仁義楊朱假義之名以害夫義其弊至於爲我而不知有父墨翟假仁之名以害夫仁其弊至於兼愛而不知有君孟軻氏汲汲於闢楊墨正人心以承三聖使仁義之實昭示於天下後世陛下自御經筵愛重其書講明